

獨語詩集

MURMUR POEMS

藍
RIME

本著
BOON



天鵝社出版

一九四八年四版

有	所	權	版
究	必	印	翻

著者：藍

發行者：陳

出版者：天

發行所：

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
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
電話：九二八八九

孝

鵝

本

耕

社

詩 談 片

詩可能是一種遊戲的藝術，但，至少是一種嚴肅的遊戲，是一種真，善，美，的遊戲。

創造的方法是不斷地選擇，不斷地分配，不斷地更新。

創造的過程是自我批評，自我表現，自我經驗的完成。

人生是短暫的，詩人不能因時代的低氣壓而停止其創造。

沒有詩而有靈感的人或許可能成詩人，沒有靈感而僅有詩的人，却只能是匠人。

一九四七年發於申報

序 詩

詩人稿紙上草率的墨圈，
像毛茸茸的青虫。

追隨神經質的筆尖下去，
青虫作紛亂的蠕動。

青虫日夜地繁殖着，
待詩集一出版青虫便不知去向了。

一頁頁美麗的詩箋，
如蛻變的蝴蝶翩飛在每個讀者的記憶裏。

叩

問

(隆冬之黃昏，詩人坐在火爐旁抽煙。同時叩弄着煙斗。)

詩人 喂，朋友，不想想溫暖的春天嗎？

煙斗 (不語)

詩人 昔日的百花和粉蝶呢？

煙斗 (不語)

詩人 還有那因懷念你而絕食的白孔雀呀！

煙斗 (默然)

詩人 嗯，不錯，你是木製的，那時你是個魁梧而光榮的綠巨人

煙斗 (默然)

詩人 如今就連昔日滿樹的繁花也不加追惜了，好個忘本的東西
！(放口上狠命一抽)。

煙斗 噤！噤！（悠悠然從口中吐出一朵美麗的白雲縹縹地上升
。接着又是一朵，又是一朵，一朵……）

詩人 (呆住，如石像)

獨

語

致 黑 影

平面的藝術，
活動的寫生，
上帝用純粹的墨色，
創造了你們。

當亞當夏娃竊果之日，
你們便已開始了自己的人生。
這個無言的國度，
始終保守着生的嚴肅。
那些多態的子民，
到處傳染着死的愁情。

你們一切孤來獨往的，
你們一切對對雙雙的，
究竟誰是新生的？
究竟誰是形而上的？

惟有你；唉，
我底影子。
我愛你騎馬的，
最男性的雄姿。

時時在我的前，後，
左，右，你活着。

你將伴我戰爭，
你將伴我死亡。
永遠的，
定命的。

致 採 菱 女

你採菱船上底纖纖手，
纖夢在美妙底菱香裏。
你是個水鄉底姑娘啊！
你家就在這菱花裏住。

你常愛看鄰女的巧笑，
你又慣將情郎來愛護，
水鄉底姑娘本善鍾情，
菱花恰成了你的寫照。

致星空引序

火災是開在展開了的孔雀尾上的一朵薔薇

法國詩人夏佈考

致 星 空

矜持的藍孔雀，
請放下你多閃眸的華屏，
讓我一窺你那可愛的全安吧！
你不知你的美麗的尾巴，
已被詩人讚美過無數世紀了呀。

致 石 像

對於你我有一個浪漫的死法，
先把刀尖點着我胸中的小鹿，
再把刀柄支住你如冰的心窩，
然後我倆來一次熱情而逼切的擁抱，
直到我變得和你一樣的白一樣的冷，
於是我倆一齊倒下在荒涼的沙漠里。

致 玫 瑰

帶露的玫瑰呀！

你是生命至高的表現，

你是一首最完整的詩，

我不知道該怎樣歌頌你，

上帝創造日光和露滴，

露滴將日光色散為 ——

紅 橙 黃 綠 藍 紫

虹的七色。

而玫瑰，你，

聰明的你，

天天在虹的希望里，

創造你自己，

善於選擇的你，

吸藏了所有的，

橙黃綠青藍紫，

而僅把你所喜愛的，

健康的，

紅，獻呈出來。

於是，在我的詩園里，

你，一朵鮮艷的玫瑰燦然開放了，
搖擺在春風里，
更有綠茸的舞衣裝綴你，
澄藍的雲天襯托你，
你是多麼的美麗呀！
久久地癡癡地看看你，
你使我獲得了啓示：
一個多情的詩人，
而沒有馥郁的詩集裝飾生命，
那真是太慚愧了呀！

致 詩 人

你以鬚鬚當觸角，
你以觸角覓女人，
你以女人充甘露，
你是昆蟲，
你住在都市公寓的蜂房裏。

致 一 葉 落 桐

秋風裡有了蕭瑟的喟嘆，
想向凜寒的人世擺手，
你呀，不耐故枝的淒涼，
頻向高秋¹的藍空翩然昂首。

披上了你一襲褐色的濶肩，
整一整你枯槁的面容，
默然踱至枝端，
側首地一個縱身。

一度伶仃的行旅呀，
在你低墜的漫舞中完畢了，
從此你將有蕭瑟的幽思，
起落在泥土和淒風苦雨的寫照裏。

致 煙 斗

供給你煙料，
供給你燃燒，
於是你做詩了，
一朵朵美麗的白雲，
從你口中悠悠吐出，
於是我欣賞着。

致 或 人

從今天起，
你自覺了：
一個地球的優伶

從今天起，
你披上了。
一襲世紀的戲裝：

從今天起，
你扮演着：
一齣生命的悲劇。

致 懸 蛛

你好似，
我仰首裏的升降機，

我這裏，
噴你一口悠然青煙，

儘管地，
讓你升進雲層裏去。

致 白 燭

在強烈的電光下，
你那綺麗的光圈洒脱的身姿，
是孑然失色了呀！
可憐世紀的末落者，
竟不惜往日的光榮嗎？
華麗的宮殿里，
壯嚴的祭台前，
都曾站過你婷婷的秀姿，
都曾吐露你艷麗的花朵。
而你又是多少孤獨者深宵的語伴，
多少異鄉人旅舍的妻室，
神祕的故事往往浮動在你的身邊。
你這柔夢的製造者。
你這光明瑩潔水仙般佇立的天使。
你卽天國消息，
你卽穆斯女神，
為你那孑然失色，
呀！呀！我將咀咒，
我將咀咒那來自地獄的魔鬼的電燈。
以及他一切的隨伴和魔術。

致 斷 頭 機

可憐二十世紀人類的腦袋，
活如一田未經採摘的西瓜。
但等紅色的烏托邦一成熟，
便將從你懷裏紛紛滾下來。

致 桃 箋

吻看來自天涯一角的你，
我將如何說呢？
我說桃箋呀，
你是乘飛機來的，
你是從白雲里飛來的，
你比我幸福得多了，
我是連飛機票也買不起，
你只能仰望着藍天的雲做夢。